

## 張貴興《群象》日譯版後記<sup>\*</sup>

松浦恆雄<sup>\*\*</sup>

張貴興於 1956 年出生於婆羅島羅東鎮（由 Lutong 音譯而來，詞意為「長尾猴」）。小學至高中期間在羅東鎮當地度過之後到臺灣上大學。早熟的他雖然在十四歲時就已經開始創作小說，但他早期的創作並沒有和熱帶雨林有著很深的聯繫。作為小說家的他在臺灣迅速顯露頭角之後，終究把視線轉向了故鄉婆羅島的熱帶雨林，並寫下了被稱為「密林三部曲」的小說。這過程和之後他的活躍，可以參見高嘉謙教授的日譯版解說（《張貴興與密林地圖》）。在此，我想對於高教授的解說中未觸及的《群象》的歷史背景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首先，是作為小說舞臺的砂拉越的歷史的粗略回顧。砂拉越位於婆羅島的西北，原為汶萊王國所屬的被原始森林覆蓋的區域。1839 年，到訪砂拉越的古晉的英吉利探險家詹姆斯·布魯克通過鎮壓當地原住民動亂，從汶萊國王手中得到了砂拉越，並成為了砂拉越的第一位拉者（藩王）。之後，經過布魯克家族三代的統治，砂拉越的管轄區域不斷擴大，開發也有了巨大的發展。雖然砂拉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度被日本軍政所控制，但日本戰敗後，隨著第三代拉者拜納退位，砂拉越在 1946 年成為了英吉利的直轄殖民地。五十年代後半作為英吉利殖民地的砂拉越已有議會制度，但其真正獨立是在加入 1963 年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之後。

同時，在砂拉越以樹立共產主義政權為目標的反政府活動從很早就開始有組織地進行了。其核心勢力是 1954 年成立的砂拉越解放同盟。作為其下屬組織的先進青年會，通過學生罷工的指導和在中華學校進行共產主義教育，試圖

<sup>\*</sup> 本文由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修士課程二年級學生李昕翻譯，特此致謝。

<sup>\*\*</sup> 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吸收青年群眾，並以擴大其組織勢力為目標。進入到六十年代，隨著他們反馬來西亞聯邦(該聯邦構想由馬來亞聯合邦的阿卜杜·拉曼提倡)的態度愈發強烈，砂拉越解放同盟與先進青年會在 1971 年結成了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在此之前，以砂拉越解放同盟成員們為主、接受印尼政權的支援與軍事訓練的群眾們，由於印尼的政變(1965 年)回到了砂拉越，成立了反政府武裝組織。他們以熱帶雨林的天然條件進行遊擊戰。該組織之活動雖於 1973 年透過約 600 名遊擊隊成員的投降而大致告終，但最終的完結則是在 1990 年，透過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與政府簽訂和平協定，徹底放棄武裝鬥爭。<sup>1</sup>順帶一提，雖然在《群象》中登場的「火焰山部隊」是真實存在的，但名為「砂拉越共產黨」的政治團體則是虛構產物。

此外，張貴興還追溯了砂拉越的華人移民史。依據山下清海教授的研究，砂拉越的華人移民，有過三次大規模的浪潮。<sup>2</sup>第一波在 1850 年，是從舊荷蘭屬西婆羅島來的移民。他們主要是客家的礦工，是從荷蘭殖民政府和華人鬥爭中逃脫的難民。第二波在 19 世紀後半，是從新加坡來的移民。因為第二代拉者查理斯布魯克公佈的華人勞動者優遇政策，尤其是 1880 年以後，從新加坡來的屬於各種方言集團的華人都移居到了砂拉越。接下來的第三波，是在 1900 年，基於和第二代拉者締結的契約，由民主革命家、基督教徒的黃乃裳(1849~1924)從家鄉福建省福州市所募集的移民集團。這波移民據說有 1118 人，他們被委任開墾拉讓江流域，之後對詩巫省(舊第三省)省都詩巫市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至於小說的主人公施仕才的祖父輩移到砂拉越的時期，他們所路經的路線雖與前者有所差異，但仍可視為和第三波移民集團的時期大致重合。《群象》是根據上述的砂拉越歷史和砂拉越移民故事才得以產生的。

那麼，接下來記敘一下《群象》的輪廓。小說的主人公施仕才(被稱為「男孩」)是中國福建省來的移民的第三代。有四個哥哥(仕農、仕書、仕文、仕商)和一個妹妹(君怡)。小說的舞臺在砂拉越州最長的拉讓江流域的大羅鎮和其背後的熱帶雨林。小說中的時間由「男孩」(1954 年生)懂事的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到 1975 年成人，共約 20 年。但是，小說的主要內容是，十九歲的

<sup>1</sup> 房漢佳，《砂拉越拉讓江流域發展史》(砂拉越：詩巫民眾會堂民族文化遺產委員會，1996)；可兒弘明、斯波義信、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東京：弘文堂，2002。

<sup>2</sup> 山下清海，《東南アジア華人社会と中国僑郷：華人。チャイナタウンの人文地理学的考察》(東京：古今書院，2002)，頁 71-75。

「男孩」深入追溯拉讓江尋找共產黨反政府遊擊隊、揚子江部隊的首領余家同叔父，好不容易與叔父再會，回到大羅鎮之後卻再一次向揚子江部隊的秘密基地出發，這期間約一年的故事。

小說家張貴興確實很巧妙的講述了這個故事。在砂拉越地區生活的原住民族如伊班人、普南人，以及華人、馬來人、英吉利人，甚至日本人都依序登場，並擔任了重要的角色。歷史所帶來的複雜的民族關係，對於人物的出生、性格的轉變、甚至反政府遊擊隊的興亡都給予了重大的影響。隨著故事的進展，作者提示了一個接一個的新謎題，而它們的解決則都被留到了故事最後。

到底傳說中的象群是存在的麼？男孩的夢和現實的夾縫中感覺到的生物是什麼？被監禁的祖父為何能逃走？祖母溺死的原因是什麼？諸如此類。這些謎題雖然在最後被一口氣解開，卻又出現了新的謎題。情節上雖不免有些許牽強之處，但首尾一貫的故事結構和敘述已足以令人讚歎。

需要注意的是，小說內的時間講述是自由的、錯綜的。而且很多的場合中，由於時間的轉換並不伴隨著行或者段的轉換，因此在瞬間會產生出一種在時間的密林中迷失的感覺。對於這種敘述的效果，毋須譯者的贅言，最佳的感受方式還是讓讀者直接、真實地迷失在這時間的密林之中吧。

最後，我打算對帶有「熱帶文學」特徵的《群象》中的密林描寫進行簡單的說明。但在這之前，請先看植物生態學者湯本貴和教授所描寫的熱帶雨林。他對婆羅島的熱帶雨林的傍晚是這樣記述的：「一陣蟬鳴和鳥猴們叫聲越來越響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夕照消散了，熱帶雨林和白天比起來變成了一個可以看作異世界的地方。從漆黑中突破而出的高頻率的聲音是蠅蠅和露蟲的同類們發出的聲音。偶爾可以抓到大型的、惟妙惟肖的擬態成樹葉的蠅蠅，但是想再一次捕捉到同一種類的就很困難了。夜行性的貓頭鷹和夜鷹的叫聲混雜在一起，還可以從中分辨出青蛙的叫聲。」<sup>3</sup>而黎明在「依舊殘存著夜行昆蟲蠅蠅和露蟲的同類的叫聲的森林中」，由「小紅頭樹鵲的口哨般的、通透的、逐漸升高的『希~呖~吼~』的叫聲與把朝霧震裂的『吼~吼~吼』的婆羅島長臂猴的合唱」中展開。<sup>4</sup>

從這寥寥數行的引用中就能明白，熱帶雨林是一個聲音的世界。通過鳥、

<sup>3</sup> 湯本貴和，《熱帶雨林》（東京：岩波書店，1999），頁197。

<sup>4</sup> 湯本貴和，《熱帶雨林》頁iv。

蟲、獸們的各式各樣的鳴叫聲的大小、高低、遠近，那裡棲息的生物們互相確認、主張著彼此的存在。要說《群象》裡所能聽見的令人沸騰的聲音，最突出的便是密林中棲息的生物們的鳴叫聲和他們四處活動的聲響。象的吶喊、大犀鳥刺耳的鳴叫、灣鱷在發情期的叫聲、大型動物走過樹梢時的噠吱聲、風的呻吟聲、雨點濺碎的聲音、大江的濤聲和小溪的潺流聲，還有雞、鴨的聲音……。

張貴興的文章中呈現的是一個溢滿了聲音的密林，他沒有把聲音只當作聲音，而是把它當作了一種包含著身體感覺和動作感觸般的東西來描寫。恐怕這才是密林中的聲音的原形吧。《群象》的主人公「男孩」從獸的鳴叫聲中可以感覺到「馬來熊在排泄、豚尾猴在餵奶、大蜥蜴在交媾」，也可以「觸摸到、嗅到、舔到、嚼到對方的皮肉、骨骼、血液、糞便、唾液之類」。正是擁有這樣的耳朵的主人公，才讓他能和密林中各式各樣的動植物生命間結為一體吧。筆者覺得《群象》中最美的場面是，「男孩」感覺到母親般的木棉樹對他的愛戀，在木棉樹上自慰、抱著木棉樹、感受著仿佛在和木棉樹交合著一般的快感的場景。

事實上，一則軼聞告訴我們，婆羅時代的張貴興是經驗過這種身心靈和密林化為一體般的體驗的。據說他在中學生的時候，經常帶著幾本書和吉他，沿著傳說是二次大戰時日軍所鋪設的廢棄鐵軌，騎著自行車，進入到密林深處。而進入密林深處，那感覺就好像是嬰兒回到母親的子宮中般。他是這樣回顧在那裡度過的時光：「我念念不忘躺臥在夏夜酷熱雨林中讀《仲夏夜之夢》和大雨滂沱中躲在雨林的帳篷裡讀《暴風雨》時渾身洋溢的一種莫名的痛快」。<sup>5</sup>

筆者從這段軼聞當中，感覺到這正是張貴興的密林描寫的根源。他回溯著過往時光的軌道，到達了生命原初的地點、密林的深處。在那裡他和擁抱著他的密林是血脈相通、緊密相連的生命體。同時，精神上美的體驗反映著密林那凹凸的觸感、雨的氣味和聲音所醞釀出的氣氛，這些種種通過肉體上的興奮而放大，得到了淨化。這份淨化，是和密林交歡而得到的，和單純的精神的高漲應該有著實質的差別。

這份淨化，還進一步促進了張貴興作為精神依靠的文字的密林化。小說中黑板上的文字像植物一樣盛開，書架上的書中文字像動物破卵而出發出的聲音一般。思考一下這些描寫的緣由，就會發現他的文體本身盛裝著華麗修辭的枝

<sup>5</sup> 張貴興，〈重返雨林（自序）〉，《猴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頁11。

葉，在實踐著語言的密林化。馬華文學雖然多多少少都有著追求語言濃密的傾向，在張貴興這裡，可以說完成了專屬於他個人的深化。這樣看來，《群象》的密林描寫並不是通過觀察密林而得到的描寫，可以說是一種直到文體都浸透了作者本身的密林化的神賜之物吧。

## 引用書目

房漢佳，《砂拉越拉讓江流域發展史》。砂勝越：馬來西亞砂拉越詩巫民眾會堂民族文化遺產委員會，1996。

可兒弘明・斯波義信・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東京：弘文堂，2002。

山下清海，《東南アジア華人社会と中国僑郷: 華人。チャイナタウンの人文地理学的考察》。東京：古今書院，2002。

湯本貴和，《熱帶雨林》。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

張貴興，《猴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